

說部叢書

初集
第三十六編

偵探小說

(卷下)

白巾人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丙午年三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年四月再版

(白巾人二冊)

(每部定價大洋肆角伍分)

原著者 英國歇復克

譯述者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

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

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
上海棋盤街中市

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
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濟南
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安慶長沙

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

桂林漢口南昌蕪湖杭州福州廣州
潮州雲南香港貴陽南京蘭谿

★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★

前清宣統三年四月初三日呈報五月十四日註冊

白巾人卷下

第十八節 得證

審案之後。卡而登領著佛得皮小姐出了公衙。先到自己公事房裏。可巧書記拿了一封電報進來。遞給卡而登。卡而登隨手拆開來一看。笑容滿面。也不說什麼。就將這張電報交給佛得皮小姐看。佛得皮小姐一看。情不自禁。喊了一聲。立刻跪在地_下。禱告了半天。要曉得這張電報說的是什麼呢。卻是騷兒已經回來的信息。佛得皮小姐便對卡而登說道。請你領我到騷兒那裏去罷。卡而登道。那是使不得的。你_是一位千金小姐。怎麼可以到那裏去呢。停一會兒。你總要曉得的。現在你且回去歇息。讓我今夜去尋他。探聽他的說話。你放心罷。費子琦到了現在是平安了。隨即領著佛得皮小姐上了馬車。送他回去。佛得皮小姐上了車。輕輕的說道。你可要告訴費子琦。卡而登道。那是自然要告訴他的。卻說佛得皮小姐回去了。費子琦得_了卡而登傳信。自覺險境已過。再想那死女人所說的密語。不禁長歎了幾聲。獨自

一人在監裏踱來踱去。自言自語道。爲什麼他要告訴我這件事呢。何不他不告訴我。就死了呢。現在鬧得我一肚子的悶氣。無可申訴。這邊費子琦在監裏發悶。那邊佛得皮小姐卻跪在房裏禱求平安。那卡而登卻爲了他們兩箇人的事。就急急忙忙邀了紀爾錫。到軋脫司老嫗那裏去。兩箇人在路上說道。這倒想不到的。現在的時候。那緊要見證。忽然出來了。紀爾錫道。谷比當了費子琦是一定有罪的。到了放出來的那一日。不曉得他要氣到什麼地步。卡而登問道。騷兒這許多時在什麼地方的。紀爾錫道。在那裏害病。他和那中國人分手後。到鄉下去。不曉得怎樣。失腳落河。著了涼。得了箇腦炎症。直到如今才好。他那時害病。幸虧有人調護。現在他病好了。回到祖母家裏來了。卡而登道。怎麼調護他的人。不把這件事告訴他。難道他們不看報麼。紀爾錫道。他們一點兒也不曉得。卡而登道。這樣一件案子。澳洲人人都知道。這箇人竟麻木到這樣。真是同草木一般了。紀爾錫道。閒話休提。他是今天下午五點鐘到的。病雖好了。那形狀還是同死人差不多。說著話。卻到了進門去。依然

是一點燈光。若有若無。兩箇人剛要上樓。只聽見那老嫗在房裏叫罵。卡而登在前走。紀爾錫後面跟著。上了樓。跑到房裏。不見那上次的病女人。只見軋脫司老嫗。還是那樣坐在櫃子當中。櫃子上一瓶火酒。一隻破酒杯。那老嫗似乎因爲騷兒回來。喜歡了。要多喝幾杯的樣子。騷兒坐在一張破椅子上。身體靠著牆壁。一見他們進來。便立起身來。但見騷兒是箇瘦長身材。約有二十四五歲。還有幾分姿色。不過瘦怯些。顯見得是重病初愈。穿一身藍衣裳。又齷齪。又破。披著一箇舊披肩。見了他們。把披肩收緊。將胸膛遮起來。那軋脫司老嫗。一見他們進來。連忙招呼。說上許多空話。紀爾錫也不理他。便向騷兒道。你是有病的人。且坐下去。這位先生。就是要問你說話的人。你已經告訴過我的話。現在你自己告訴他罷。騷兒對卡而登一看。提著又低又沙的喉嚨。問道。可是爲皇后的事麼。我若早曉得。我就早來了。卡而登聽了。倒動了憐惜之心。便問道。你這許多時候在那裏。騷兒道。在新南惠而斯。同我去的人。到了雪里。不顧我的死活。把我丟開了。我就跟了一箇中國人。住了些時。卡而登

聽了。有些厭煩。騷兒又道。那箇中國人倒好。他們待女人。比白人要好得多著呢。不像白人。時常要提起拳頭來打。還要拖了頭髮。在地板上拖來拖去。老嫗聽得動氣。便道。這種人我要挖他們的心呢。騷兒又道。隨後我有了發癡的形狀。離了那中國人。就走到鄉下。其時頭上發熱。猶如火燒。不曉得怎麼樣掉下河去。渾身都溼。及至上了岸。又是一陣大雨。淋得來苦不勝言。走到近處。有一家人家。可憐我。將我留住。說到這裏。便滴下淚來。又道。他們待我極好。給我飲食。又調護我的病。這時候。我恐怕慈善社會來尋我。我就用了一箇假名字。那曉得一病幾箇禮拜。直到後來。他們說我病好了。我就想回來看祖母。說到這裏。老嫗就罵了幾聲。說道。這是你自作自受。卡而登道。那留你住在那裏的人。可是從沒有告訴過你這件命案的新聞麼。騷兒搖搖頭答道。沒有。因爲那裏是箇鄉僻地方。不曉得什麼的。卡而登道。怪不道是這樣的。現在你可把那一夜費子琦去看皇后的情形。告訴我一番。騷兒聽了一愣。便問是那箇。卡而登道。就是你送信到美勒笨總會的那箇先生。就叫費子琦。騷兒

道。我從前不曉得他的名字。那皇后也沒有告訴過我。卡而登問道。是那箇叫你領他去見皇后的。騷兒道。沒有人叫我領他。他自己跟我去見皇后的。當夜皇后病重異常。我坐在他旁邊。祖母已經睡著了。老嫗聽了。便道。我睡著了。與你什麼相干。豈不曉得我已經醉了。騷兒道。皇后對我說。你去拿張信紙。拿支鉛筆來。我要寫封信給他。那時我就在祖母箱子裏拿了一張信紙。老嫗聽了。把檯子一拍。說道。那是偷的。怎樣說拿呢。紀爾錫對老嫗道。你不要做聲。騷兒道。皇后就在紙上寫了些字。叫我送到美勒笨總會。給一箇人。我就問給那箇。皇后道。信上有的。你不必問他。決不騙你的。你交了信。就立在辣色而街埠克街的角上。就是了。那我就送信到美勒笨總會裏去了。後來這箇人來對我說道。領我去。卡而登問道。這箇人是怎麼箇樣子。騷兒道。身材高大。相貌極其體面。黃頭髮。燕尾鬚。身穿禮服。外罩薄呢褂。戴一頂軟呢闊邊的帽子。卡而登道。是費子琦了。他到了這裏。做些什麼事。騷兒道。他一到就到皇后牀前。皇后便問道。你就是我寫信請了來的人麼。他回答道。是的。皇后道。你

可曉得我要告訴你什麼事。他答道。不曉得。皇后道。並無別故。因為那箇女人。他就發了急。面色也變白了。說道。噫。你何以這樣大膽。竟敢說他。皇后一面支撐著坐了起來。對他說道。你把騷兒叫出去。我纔好和你說話。他就拉了我的手臂道。你且出去。我就出了房門。以後的事。我就不得知了。卡而登問道。他們兩箇人在一起有多少時候。騷兒道。約有半點鐘。他出來了。我仍舊送到他辣色而街埠克街角上。那時我見郵政局的鐘是一點三十五分。他給了我一箇銀元。就去了。卡而登聽了道。走到東美勒笨要二十分鐘。所以他到寓處是一點五十五分鐘。和那三森夫人的供是符合的了。便又問道。當時可是同皇后在一起的。騷兒將手指著房門口道。我在這門口。他若要出去。我總看見的。卡而登對著紀爾錫點點頭道。解罪的證據不難了。又問騷兒道。你可曉得他們說的什麼事。騷兒道。他們說得低。我沒有聽見。只聽見他說。天啊。真是可怕。又聽見皇后笑了幾聲。他就出來。臉上便有些不舒服的樣子。說道。你快些領我出這地獄罷。我就領了他出去的。卡而登問道。你回來怎麼樣。

呢。騷兒道。皇后已經死了。卡而登聽了詫異。便道。死了麼。騷兒道。氣都斷了。軋脫司老嫗正在那裏打磕睡。聽見了這句話。便道。我卻不知道。竟和一箇死屍在一房裏的。他是常和我作對的。卡而登正立起身來要走。便問道。你怎麼樣曉得的。老嫗不轉眼的對著他。看答道。我比你曉得長遠了。你要想探聽我曉得的事。那是你休想。卡而登轉過身來。搖搖頭。對騷兒道。你明天同紀爾錫到公堂上。將此刻告訴我的話供出來。騷兒道。都是實在的事。卡而登舉步欲行。紀爾錫跟著要走。那老嫗連忙站起來。用枯乾的手。指著騷兒說道。尋他的賞錢。在那裏。卡而登道。他是自己來的。錢是在銀行裏。老嫗怒極了。便道。我要到公堂上告你呢。紀爾錫道。你自己去便了。那老嫗就指手劃腳。帶跳帶罵。嘮嘮叨叨的說了許多。直到白頭髮都披散了。還是不住嘴。卡而登見了。又好氣。又好笑。只得不去理他。走出門。往街上去了。

第十九節 雪冤

第二天的審期。公衙裏觀審的人都擠滿了。還有許多人擠不進去。立在門外的。當

時騷兒回來的信息。如同野火一般。傾刻間都已傳遍。大家都知道這箇見證上了堂。可以解費子琦的罪。有許多費子琦的朋友。聽見了。更加踴躍。還有許多人是信費子琦有罪的。現在得了這箇信。也變了念頭。望他無罪了。路來登這一天早上起來。得了這箇信。竟快樂到十分地步。他是早已說費子琦是無罪的。現在他的朋友都佩服他料事精確。那路來登從前說費子琦無罪。是從情理上推出來的。並不像別人的瞎猜一樣。當時一衆官員。到了堂上。被告上堂。形容憔悴。卡而登一見費子琦。只是朝著他看。心中似乎要問。你可曉得那一箇盜這字據的。盜這字據的就是殺滑忒的人。此時就開堂審問。卡而登起立宣誓。申請辯護。要傳鐘表匠鄧第。證明在被告寓中對準廚房的鐘。傳路來登。是被告的深交。證明被告向來不喜歡帶戒指。傳美勒笨總會傭人勃朗姆。證明有一婦女送信給被告。傳騷兒。證明被告一兩點鐘的時候。正在穢巷裏。於是堂上傳鐘表匠鄧第。鄧第上堂。立過誓。供道。我是鐘表匠。在非子路做生意。七月二十六日。就是禮拜四。到保來街看望嬌母。他就是被

告的寓主婦到他家時。他不在家。我在廚房裏等他回來。恐怕候的時候太多。裏外閒著沒事。就看了一看掛的鐘。再看了自己的表。見那箇鐘慢十分。就把他校正了。快慢對準了。鐘點卡而登問道。你校正的時候。是幾點鐘。鄧第道。八點鐘。卡而登問道。打那時候。到第二天早上兩點鐘。可會慢十分麼。鄧第道。八點到兩點。時候很短。就是慢下去。也有有限的。卡而登問道。當夜你可會會見嬌母。鄧第道。我等到他回來的。卡而登問道。你可會告訴他校正這鐘。鄧第道。不會。我當時忘記了。卡而登道。這樣。你嬌母豈不還當這鐘是慢十分麼。鄧第道。我想是這樣。鄧第退下去。傳路來登上堂。供道。我是被告的深交。相交已五六年。這五六年內。從沒看見他戴過戒指。他又常說不喜歡戴這箇東西。承審官問道。你從沒看見過被告戴一隻金剛鑽的戒指麼。路來登道。從沒見過。承審官又問道。可曾見過他有這樣的戒指麼。路來登道。沒有。只見他替婦女們代買。卻從沒見他自家戴過。承審官又問道。尋常的戒指也沒有麼。路來登道。沒有。於是路來登退下去。纔傳騷兒上堂。騷兒上來。宣了誓。供道。

我於七月二十六日就是禮拜四。下午十一點三刻鐘。送一信到美勒笨總會。交給被告的。當時我也不知他的姓名。於十二點三十五分鐘後。在辣色而街埠克街的角上。和他相遇。領他到小埠克街窄街。我祖母那裏。那裏有一箇將要死的女人。就是這女人叫我去叫他的。被告進了那女人房裏。見了他。約有二十分鐘。然後出來。我又送到他辣色而街埠克街的角上。我離他的時候。是一點三十五分鐘。承審官問道。你不會認錯麼。這被告就是你當夜所遇的人麼。騷兒道不錯。承審官又問道。他遇見你的時候。是一點過幾分鐘。騷兒道大約一點五分。因為遇見他的前一會兒。聽見打一點鐘。承審官問道。你何以曉得離開他的時候。是兩點鐘欠二十五分呢。騷兒道。我在埠克街看見郵政局的鐘。又在思王登街看見大鐘。我到家恰聽見打一點三刻。我從那裏走到家裏。應得要走二十分。這樣推算。還有路上見的鐘。又是不錯的。承審官問道。當時你與被告一直沒有離開麼。騷兒道。我那箇房只有一箇門。我坐在門口。他若出來。總難逃我的眼睛。承審官問道。你可曾睡著麼。騷兒道。

我連眼睛都沒有閉過。問過了。騷兒退下。勃朗姆上堂。供道。我認識被告。他是美勒笨總會的會友。我是總會的傭人。我記得七月二十六日禮拜四。當夜來了一箇女人。就是方纔退去的那箇人。他拿了一封信。要送給被告的。當時約在十一點三刻鐘。他將信交與我。就去了。我就轉交與被告。約在十二點二十分鐘。被告就出總會而去。勃朗姆供畢退下。於是被告見證供畢。承審官將被告罪狀宣布一遍。卡而登就站起來對陪審官宣告一番。先說謀殺的情形。兇手與死者的關係。及至如何逃去。如何止住人不追。這一席話。說得來言動聽。接著駁道。馬車夫羅師頓的供。也不過是揣度之詞。不能指定被告就是兇手。況且滑忒是被蒙藥致死。要說是被告所爲。那蒙藥是打那裏弄來的。卻從頭到尾。並沒有一點兒證據。若說死者的手套。在被告衣袋裏取出。這必定是當時死者醉倒在司各去禮拜堂近處。掉下來的。可巧被告走過那裏。從地下拾著的。若說被告明知是死者的東西。豈肯留在衣袋裏。自露破綻。這是顯而易見的情理。況且車夫羅師頓冷艮同供。兇手右手食指。戴一

隻金剛鑽的戒指。那箇被告的好友路來登。和他深交五年。日同行止。又已經證明被告從來沒有戴過戒指。冷良供聖起達上車的人。到保來街下車的時候。郵政局的鐘正報兩點。被告的寓主婦供。被告回寓的時候。在一點五十五分鐘。又有鄧第作證。日裏已經把鐘校正。寓主婦不知鐘已校正。還當是慢走十分。所以告訴偵探。錯說是兩點五分。照這麼斷下去。被告到寓的時候。在保來街那人下車之前。以上幾件事。就可證明被告的無罪。更有騷兒的供。在一兩點鐘的檔兒。被告正在他祖母房裏。只有一道門。斷沒有別的路可以走出來。照這樣看出命案的時候。被告正在騷兒家裏。還沒有出來呢。又據騷兒供。送被告到辣色而街埠克街的角上。正是一點三十五分鐘。他眼見郵政局的鐘時刻已準。其時就是羅師頓的車送屍首到警察署之時。照此時刻。到東美勒笨。應該走二十分鐘。也與寓主婦所供到寓的時刻相符。況騷兒送信。又有勃朗姆爲證。以上各證。明白昭彰。足見被告與此殺案無涉。死者決非被告所殺。所疑被告之處。只有哈勃登夫人所供被告曾經恐嚇死者。

但此等話。係愛爾蘭人的口頭語。不足以證被告之罪。以上皆可證明被告無罪。請陪審官明察。卡而登本是箇辯才出衆的律師。今爲被告的辯護士。辯駁了兩點鐘時候。方纔說完。坐下。但聽見大家竊竊私議。一片贊揚之聲。立即止住。於是承審官把這案總結一遍。語氣裏頭。卻都是解脫費子琦的罪。承審官說完。陪審官退入後面議判。費子琦也有人領去歇息。其時已晚。大堂上點著煤氣燈。寂靜無聲。只聽得自鳴鐘擺的嗒的嗒的響。衆人都伸長了頸子。大睜著眼睛。都看著陪審官出來的門口。專等他出來下判語。只見自鳴鐘的長針到了一刻。又到兩刻。又到三刻。忽然間鏽鏽打起來了。倒把衆人喫上一驚。佛得皮小姐坐在那裏。握緊了兩隻手。等得不耐煩了。道。不知要等到什麼時候呢。這句話纔說完。只見那門呀的一聲開了。陪審官一箇一箇踱出來。費子琦也趕著仍舊到被告位子上。承審官各各坐了。照常行過舊例。此時觀審的人萬頭攢動。箇箇伸了頸子。像鷺鷥一般。提起耳朵。恐怕漏聽了判語。不多一刻。陪審官領袖立了起來。但聽得琅琅的聲音。宣讀案情。臨了。

一句判道。費子琦無罪省釋。此案暫結。俟另緝真兇手到案再辦。判語一下。觀審的人。竟有許多耐不住的。喊出聲來。替費子琦歡呼。堂上連連喝阻。那裏止得住呢。就是承審官說他們藐視公堂。也沒有人聽得見。直過了五分鐘。方纔靜下來。於是承審官也安心了。照著陪審官的判語。下了判詞。釋放被告。然後退堂。大眾各散。卻說卡而登。自當律師以來。雖則贏過了不少的案子。卻沒有此番的得意。費子琦從被告位上下來。是一箇自由的人了。經過許多朋友面前。大家絡繹不絕的賀他。到了一間小屋裏。這屋裏卻有一箇女子在那裏候他。一見他進屋。便把手搭在他臂上。哭起來了。說道。我知上天必佑你的。今日果然。這人是誰。便是佛得皮小姐了。又向卡而登道謝不絕。一路散歸。到了第二日早晨。亞哥斯日報有論說一段。寫道。

三閱月來。本報屢論此車中奇案。通國皆知。實爲刑法上最有名之案件。迨昨日再開大審。判語一下。則此案情節離奇。有出人意料之外者。費子琦係一青年執務。以熱心所歡。與滑忒爲仇。故滑脫之死。人不能無疑。若非女子騷兒出場作證。

恐判詞一定。罪加無辜。覆盆之下。永無見天之日矣。今辯護士卡而登竟不辭勞瘁。能獲要證。解其重罪。雖卡律士堅持公正。才辯優長之效。然無實證。亦何從爲力乎。費子琦解罪之得力處。不過賴車夫羅師頓之供。謂殺滑忒之人。右手食指戴一戒指。而費子琦則故不然。又冷艮與寓主婦之供。彼此時候不符。除此二者之外。費子琦皆犯有不韙之嫌。直至騷兒作證。則一切疑團盡釋。騷兒證明費子琦在穢巷時。當禮拜四夜一兩點鐘。而車中命案正出於此時。費子琦安有分身之術。於是知殺滑忒者必非費子琦。陪審官得種種佐證。始判無罪。將費子琦省釋。本報既贊卡而登辯護之能。而賀費子琦遇此奇冤。一朝伸雪。依然白璧無瑕。復爲吾澳人所重。是此案前段誤拘一節已了。而究竟殺滑忒者何人。恐彼仍混跡在吾曹之中。被其道遙法外。反或議論於市。人孰知其卽彼爲之也。想彼自保來街下冷艮之車以來。至今安然無恙。自謂無人能知。或者膽敢仍居美勒笨。在大審時。公然旁觀聽審。卽本報此論。彼亦寓目。未可知也。然公道自在人心。天網